

師門五年記

周謙冲

疾惡如仇

民國四年至九年（一九一五—一九二〇年）間，我在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受伯岳劉文卿先生教誨達五年之久，獲益匪淺。他以校長兼教「修身」課，講的都是修齊治平的道理，為人處世的方針，等於倫理學和人生哲學。他講課時，耳提面命，疾惡如仇。他最痛惡深絕者，為升官發財的世俗觀念。他說：「『升官發財』是中國幾千年帝制官僚傳統不斷的壞風俗惡習慣。民國儘管誕生，而舊帝國舊傳統舊風俗舊習慣，依然根深蒂固於人心而不可拔除。這是最可悲哀的事。」所以我在一師附小畢業班以優才生送考一師時，由伯岳親自出作文題：「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其故安在，試申論之。」他當時最推崇山西模範省，尤其喜歡太原的「洗心社」。他敦勸青年人必須及早養成不自私自利的習慣及勤學儉樸的精神，作革新社會的準備。他講課時，有條理，理直氣壯，尤其有熱情。在發揮要義時，更為激昂慷慨，「時節的時節……」不絕於口，由此一端，也可想見其發揮先聖先賢至理名言的勇氣和熱情為何如了。

文選拔萃

文選拔萃這是一師出版的學生文選，因為過

去湖北一師畢業生在地方鬧笑話，愧為人師。其最大原因，即由於文字不通順，因之笑話百出。所以伯岳特別敦聘名師頒儒教授國文，有魯潤九教文字學，劉曠（伯平）教文心雕龍，黃侃（季剛）教文字源流及音韻學，並請有名的文豪改作文，又特請一位手抄過十三經的翰林教書法，而且要我們懸肘寫字，用九功格寫大字，每次必改正，每週一課，改正後發還。如再犯同一錯誤，必受斥責。我在三年級時所寫「莊子秋水篇書後」一文僥倖列入「文選拔萃」，承伯岳獎飾逾恆，說我將來不僅是一省一鄉之人，並以國士相期許。回憶往昔，益增愧汗。伯岳平時訓示諸生，常謂「勤能補拙」。又常云：「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他終身手不釋卷，習以為常。並勸諸生養成愛好買書、讀書、抄書、寫日記和讀書心得，練習寫作的習慣。

星期講易

伯岳每星期日上午在大禮堂講易經兩小時，自由聽講，其「周易集解」即由此演講整理而成書的。他所創辦的武昌南樓小學，所以名為「養正」小學者，即採「蒙」卦「蒙以養正」之義。其着重童蒙教育，為人生教育奠基之本，與現代

反袁復辟

教育家重視幼稚教育及「入校前的兒童教育」，若合符節。伯岳常謂周易非僅小筮之書，實中華民族文化與智慧的結晶。德儒衛禮賢曾謂彼研究中國經書，均有所得，獨於周易則不敢問津。這也是伯岳所以特別要講解易經以開諸生茅塞的動機。今則衛禮賢公子（Hellmut Wilhelm）已攜其先父在德國友人家所獲珍本周易來美親自校正「周易譯解」英文版三版訂正本，已於一九六八年六月出版於紐約，經波林根基金會資助，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部印行。周易題端是董作賓的墨寶。講解口譯，係由北京京師大學堂校長勞乃宣任其責。在德軍進攻青島時，曾一度中輟，戰後又繼續完成。現衛禮賢公子與我老友蕭公權、施友忠兩教授同執教於西岸華盛頓州西雅圖之華盛頓大學。「周易譯解」三版訂正本中之六十四卦中文卦題字，即由施友忠教授題端。此誠中西合璧之儒林佳話也。伯岳有知，當可含笑於九泉。

一九一五年袁世凱稱帝前夕，湖北教育界少數無恥之徒，亦有發起籌安會勸進復辟者。伯岳堅決拒絕簽名，誓死反對。召開全校師生大會於大禮堂，慷慨陳詞，寧為保衛民國而死，決不偷

生開倒車去擁護復辟醜行。熱淚橫流，拂袖辭校長而去。泣別前高呼：「為保衛民國計，雖赴湯蹈火，所不辭也。」一師全體師生，泣不成聲，聲震瓦屋，送別劉文卿校長於銅元局街校門。這是民國史上有聲有色的一頁，也是「一旅之興夏，五百之田橫」偉大勝利的前奏曲。後來梁任公先生在東南大學講學時，曾於雲南起義日，在南京公共演講廳講演「護國之役回顧」。當日座無虛席，修老（陳啓天字修平）與我，均獲躬逢其盛。任公宣講講稿時（他在東大講先秦政治思想史，講稿均事先親自寫好，工楷整齊，一筆不苟），說到當時有一位參加此役老伴，今日亦在場，說他站在講台對面最後一排，着灰色袈裟，並手指其人，因他已出家為僧，姑隱其名。大家回頭看了老兵，報以熱烈掌聲，表示敬意後，再回頭看口若懸河的文豪——梁任公先生，已經啞然無聲



本文作者的恩師劉文卿先生遺照

，熱淚奪眶而出了。

伯岳這次在一師的反復復辟壯舉，足證他不愧為辛亥革命的思想導師和再造共和的精神領袖。

這和巴黎大學哲學教授維克多·辜瞻（Victor Cousin, 1792-1867）在路易拿破崙復辟前夕，一八五一年在講堂演說是一樣的壯烈：「今天我不講書，我要示範。明天投票，有一張反對「拿破崙小乖乖」（Napoleon le Petit）復辟的票，那就是我所投的。諸君再會！」他立即被革職。今日巴黎大學門前一條馬路，叫做「維克多·辜瞻路」（rue Victor Cousin）就是紀念這位以「真善美論」馳名於世永垂不朽的哲學家的。伯岳講「修身」課時常云：「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經師易遇，人師難逢。若伯岳與維克多

·辜瞻教授者，誠東西輝映永垂不朽的人師也。

東遊紀略

東遊紀略是伯岳在一師校長任內組織江浙和日本教育考察團的報告書。當時一般人對南通師範，萬竹小學，張季直之模範縣運動，推崇備至。

我的內弟名敦謩，號鄂士，是由伯岳取名，由此可以想見其推崇張南通的心情。此書即報導江浙和日本教育界的新趨向，以為改進湖北教育作參考。他說：「禮失而求諸野」，凡是中國傳統的優良風俗習慣，在我們祖國業已式微者，均於日本參觀時見之。中國學生對老師點頭為禮，已很「尊師重道」，成為空谷足音了；而日本學生對老師行禮，則是不折不扣的九十度的鞠躬敬禮，習以為常。日本人的書法，比我們講究，他們寫字，一筆不苟，不像我們潦草。日本治安好，路不拾遺，街道整潔，沒有小偷。如果被捕，小偷也要坐監牢三十年。亂世用嚴刑，保安之道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採歐美之長，而又實行王陽明先生知行合一的愛國主義教育，並不忘中國傳統的勤儉起家的優良風習，所以他能以撥爾島國，稱伯於列強之林。

創辦「英文班」鼓勵青年升學——我們聽了伯岳考察江浙及日本教育報告後，非常感動。那年招了兩班新生，恐畢業生一時不易就業，特別創辦一班注重升學準備的英文班，敦聘李立夫教英文，美國人Wagner教會話，黃季剛老師教國學。這三位專任名教授，均特別從優待遇，十塊大洋一小時，此在當時實屬創舉。其重視教育青年，準備青年升學考入國內著名學府深造，以為他日致用之基礎。其有決心與遠見，誠可佩也。李立夫老師採用兩書為讀本：(1)蒙哥瑪利著「美國史大綱」(Leading Facts in American History, By Montgomery)。(2)「經濟學概論」(Elements of Economics)。兩書皆美國

大學教本，他與納氏文法同時並用，並常以納氏文法圖解兩讀本中詞句。因此一面學習英文文法，同時增進對美國歷史及現代經濟學的常識。於是對英文深造，極感興趣而無平常專習文法枯燥乏味之苦。李老師不僅教授方法新穎，他的公館從廚房到廁所，也是自己與師母創造革新的新作风，生活方式也與眾不同，家在武昌山後某巷，我和英文班同學會往飲茶參觀，大家非常羨慕。所以當時在武昌橫街頭開辦「利羣書店」的老板曾在「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報上，寫過一篇「武昌的一個模範家庭」，就是報導李立夫老師和師母的新家庭生活。我當時在一師附小任教，下課後即往母校英文班旁聽，準備升學，實得力於三位名教授的啓示。

吾道不孤

伯岳生平最高興的一件事，就是發現劉士志（行道）先生，在清末曾任成都高等學堂中學校長，川中名儒如王光祈、曾慕韓、周太玄、李勣人、魏時珍諸先生，皆其門人。一九三四年冬，我受劉爾繩兄之託，特將其所手抄成冊之「劉士志詩文集」，於寒假返鄂時，面呈伯岳，請其作一篇序文。他纔知道「吉水狀元府，黃陂知縣家」，有一位知名華西的學者——劉行道（士志）先生，講學秦城，桃李滿天下，盛譽遍海內外。他真是喜出望外，還未竟讀其手稿，便對我說：「吾道不孤矣，故樂爲之序。」

王光祈（一八九一—一九三六）先生於一九三六年初逝世於德國萊茵河上之波恩大學，成都

少中會友於四月十九日上午十時舉行追悼會於成都文廟西街（南較場）成公中學，何以故？因爲成公中學就是四川成都高等學堂分設中學舊址，

陳炯明晚境淒涼 陳圖勳

陳炯明背叛國民革命，謀害

國父孫中山先生，亂臣賊子，國人唾棄。王成聖教授與趙宗鼎先生先後在《中外雜誌》第十八卷第五期十一月號及同卷第六期十二月號，爲文撰述陳之反覆無常，與言偽而辯的情形，躍然紙上，足以加深人們對陳之叛亂的認識與憎惡。茲將陳炯明在龍溪（漳州）一段時期之施政概要，及其死後其舊屬所輓聯句，分述如次：

陳炯明於民國七年初率師入閩，

坐鎮龍溪，奄有清代汀、漳、龍三州府地，綜攬軍政大權。維時陳頗注意培植地方人才，既創辦道路專門學校，清文學校，以造就若干公路工程及土地測量人員，復令轄縣斟酌地方財力，考選中學畢業青年公費出國留學。計有留法、留日兩批學生數十人，於閩西南之教育學術文化水準之提高

即光祈的母校，也就是伯岳的族孫——劉行道（士志）先生講學授業傳道之所也。

× × × × ×

，有所助益，而龍溪市政也有了現代化的建設。同時還選派一位清廉幹練的丁仁傑（景樑）出任長汀縣知事，政聲四播，有口皆碑，爲民國以來一位優秀的縣行政首長。假使當年陳炯明死於龍溪，則其偽善，或能瞞住天下人耳目。讀「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土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句。益感蓋棺定論，信而有徵矣。

陳炯明失敗後，遁跡香港，於民國二十二年死於異鄉，景況淒涼。其昔日幕僚長某君輓以聯曰：

「公爲革命先進，結果如斯，千古英雄齊下淚；我是當年部曲，前塵若夢，九秋風雨有餘哀」。

人們對陳炯明之反覆無常，至爲厭惡，親朋故舊羞與爲伍，不勝爲其惋惜。